



大河湾

硕果累累
马水利 摄

诗笺

所寻处 蛙声依然

——再游普救寺

□ 宁文吉

那座庙，那座塔，那些磨砾
众生的石阶
亲切如昨
只是我额前的发丝
一瘦再瘦
倒是似曾相识的草木
心宽体胖

左手伸出流年、敬畏
伸出挚爱、诗歌，拍打古钟
告诉它们，不用担心我
为何一个人前来

我听到回应，四季平安

小师父念念有词，
我从眼里奉献虔诚
打坐感悟
进入中年后的觉醒
将往事放生并顺应天命

起身离开
蛙声依然
读情诗 爬杏树 跳墙头
寻找曾经的倩影
寻找红绳结印的大树
寻找我们路过的每处地方

不小心撞破天机，看见
十九岁的自己，十八岁的她
缘分早已注定

一棵树所告诉我的

□ 王慧

无数个
能够被称为难忘的风景里
我望见了你
千万次
心潮涌动而演绎出的故事里
我遇见了你

任何的意象
在此失去象征的必要
所有的韵律
比不上山谷里
秋风所表达的节奏
还有那
灌注在每一寸泥土里

密语深邃、芬芳流淌
属于我一人的生命符号

它是一棵隐遁的树
平凡如同我的存在
在旅途结束的一刻
在告别来临的当下
在故事谢幕的瞬间
它显形在我的视线前方

一棵结实而自在的树
远不同于周遭
柔弱的攀藤和凌人的荆棘
生长于天地，潜藏于深谷
静默地看自己的风景
舒展地养自己的性灵
不与花争春，不与水比欢

秋天的落叶好惬意

□ 李静

一个秋天的晌午
两只黄色的狗
和无数片黄色的落叶
躺在草坪床上
晒太阳

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
落叶比较惬意
翻身这种小事
风就代劳了
而它们只要
通身暖洋洋

西段纪事(2)

□ 翟俊彦

勉强维持了几年，庙院的北墙出现裂缝，东墙几近坍塌，后厦坡凹陷漏水，继续演出有安全之虞。加之，村中心已向西北转移，三圣庙位置已偏东南，于是，重建新舞台呼声日高。村党支部、村委会顺民情、应民意，将台址定于村中央，请设计专家。资金是最大难题，将原村委会旧址出售，仍有不小缺口。村民们又一次齐心协力，流淌在血脉里的急公好义再次迸发出来，人人热心参与，户户尽其所能，募集资金20多万元。2007年农历七月动工，短短三个月，一座崭新的舞台昂然矗立，这是全村文脉相传几百年的盛事。

每年春节、元宵，36岁的同龄人、家有12岁少年的家长捐资，或外请剧团，或组织歌舞，大家尽情挥洒收获的的喜悦和对生活的热爱。平日里喜爱文艺的年轻人，也在此时载歌载舞，展现青春活力！

老庙正西不远处，曾是一汪池塘。因为全村地势北高南低，每逢雨季，雨水从每家院落“水眼”涌出，流进小巷，汇进街道，注入池塘。如池塘水满，又从池南溢出，经王家巷漫到村外。池塘周边的砖砌栅栏格外精致，两米左右有一个砖柱。砖柱间留有許多“+”型窗框，大人可以探出头一览池塘全貌，小孩只能透过“+”型窗框窥视水面，既是安全护栏，又是一道景观。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池塘仍然波光粼粼，四周杨柳依依。每到夏天，池塘蛙叫蝉鸣，绿荫宜人；年轻人、儿童们为避燥热，或中午，或傍晚，在池塘戏水、游泳，村里人叫“打挂”。而妇女们蹲在池塘边洗衣、欢笑，也是别样的风景。

四

正月十九的焰火节，是西段最深刻的文化记忆，也是池塘靛装绽放的时刻。近20种烟火皆由村里人自制，其配方于清朝光绪年间传到村里。每年正月初五刚过，有制作技术的人便自发组成若干小组。他们将每个组称为“一行”：捻子行、大将军（一种粗大的炮仗）行、花子（可喷出近10米高的金色烟花）行、起火（将小炮捆在细竹竿上，可飞升至几十米高）行、拐火（状如小炮，点燃后尾部喷花，无固定飞行轨道）行、星子（炮仗内装若干可射出十几米的小火弹）行。一种叫“水鸭子”的炮仗，外表并不奇特，被点着后，一会儿在水面喷出灿灿火焰，一会儿钻入水里不见踪影，真像鸭子在水面嬉戏。在焰火各“行”昼夜不停地制作时，各家也在紧锣密鼓地制作“呈子”。“呈子”外观多模拟花草树木，用彩纸在选好的树枝上贴绿叶和各色花朵，用白萝卜、黄萝卜、鸡蛋壳等做成

桃、杏、枣、棉花，也有别出心裁的村民把萝卜雕刻成鸟兽造型，栩栩如生。因制“呈子”是细活，池塘周边的砖柱数量有限，在安排任务时，村里往往挑选心灵手巧的妇女，并要在“呈子”上挂家长名字，既是一份荣耀，又有竞赛的含义。由于分工合理，进度统筹，10天左右基本完工。

正月十九一大早，有的人家还没吃早饭，“咚咚锵锵”的锣鼓声便在村子上空响起。不一会儿，马拉鼓车将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从家里吸引到街上。这时，一杆杆“呈子”被满脸自信的主人扛到池塘边，固定在砖柱上。“起老杆”是重头戏，只见一群壮实的大汉抬着约10节长近两米、宽近一米装满了各类焰火的木制架子走向池塘南边一棵高大的杨树。这些架子被上下串联在一起，挂在大杨树主干树杈，形成近20米高的炮仗架。各类焰火全都穿上红色新衣，大炮仗头戴彩花，被牢牢嵌在木架的楔子上，小炮仗被一束捻子吊在大炮仗之间。

中午时分，焰火装置完毕，一身盛装的“老杆”，精神抖擞的“总呈子”，花枝招展的“呈子”，把整个池塘装扮得五彩斑斓，美不胜收。午后，外村的亲戚、朋友们成群结队地涌来，在池塘周边集聚。许多人为了占据观看焰火的有利地形，都将晚饭大大提前，有的索性不吃晚饭。尽管老庙的戏台上铿铿锵锵、管弦悠扬，但村民的心还在池塘边上。为了缓解村民等待的焦急，偶尔在水里出现几个“水鸭子”，一会儿钻进水里，在水面涌出泉眼，一会儿冒出水面，喷着金色火舌，惹得人群阵阵骚动。大约晚上九时许，当舞台上的演出结束，庙院里的人流涌向池塘周边，很快，喧闹的人群肃静下来，期盼的时刻到了！

简短仪式后，便由主祭人点燃“老杆”底部的火引子。按规矩，谁做主祭人，是要出一定数目的钱，既是敬畏天地，祈求降福，也是对参与制作焰火人的酬谢。火引子被点燃后，冒出咻咻火花，霎时间，“大将军”震天动地，如万炮齐鸣，烟雾弥漫。紧接着，鞭炮响起来了，且自始至终，成为整个焰火的底色。“花子”喷射出来了，有金色的花瓣、银色的花叶，在幽暗的夜空尽情绽放！正当村民惊叹其妩媚时，“星子”弹“咚”地映红天空，把挤得水泄不通的“人海”照得通亮。“拐火”像调皮的孩子，在空中打着滚，专挑人群密集处降落，当村民纷纷捂着头躲避时，它却精疲力竭，只几个空壳掉下来，叫村民虚惊一场。“老杆”上的精彩接近高潮时，一个“码子”“突”地窜到池塘中心的“总呈子”上。这时，村民都屏住了呼吸，目不转睛地盯着“总呈子”下方的一束捻子。当集结在“总呈子”上的“码子”次第嗖嗖奔向池塘四周的“呈子”时，人群里发出一阵阵欢呼声。很快，一杆杆“呈子”变成了火

树银花，带着“尾巴”的小炮花，旋转着的“转花”，调皮的“拐火”，映照造型、色彩各异的树状“呈子”，让人仿佛置身万紫千红、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。

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焰火节渐渐停歇。之后，拓街修路，池塘被填埋一半，渐渐干涸，砖砌栅栏也没了踪影。如今，只有池塘南北两端的钻天杨伟岸挺立，树叶喃喃地叙说着曾经的繁华……

五

1959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在稷山县召开，西段又是全县卫生工作的重点村，由此，村容村貌整洁、巷道院落干净、人人讲卫生的文明习惯沉淀成鲜明的村风。当时，县、公社领导和村干部亲自部署、亲自抓，县卫生局、县医院、县防疫站、县妇幼保健院、公社医院具体指导，整修畜禽圈舍，改造改良厕所，美化村庄庭院，开展健康普查，村庄面貌焕然一新。

从那时起，60多年来，保持清洁卫生成为全村人自觉的文明传承。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大扫除，屋内屋外，院落门口，大街小巷，定是洁净齐整。主街道虽然“各扫门前雪”，但户与户之间并不计较谁干得多、谁干得少，大家都自觉扫到与邻居相接的地方，民风勤劳淳朴。如今，村里放有垃圾桶，垃圾车定时将垃圾拉出村外，集中处理，但村民的好习惯依然保持着。凡到过西段的人，都会为大街小巷干净利落、村容村貌齐整如新而啧啧称赞！

教育兴盛同卫生驰名一样，是西段值得自豪的一段记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扫盲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。1964年老庙修缮后，既当舞台，又当学校。因为学生不多，舞台是一、三年级，对面南房（在老舞台旧址上建起的教室）是二、四年级。20世纪70年代，村里扩建七年制学校，又在旧舞台东边盖了三排教室。每日，读书声响在村庄上空响起，给辛苦劳作的父母传递着明天的希望！在建设舞台东边三排教室期间，为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，又把中高年级的教室搬到当时的大队部。这个时期，学校办得风生水起，连一些失学早的大龄孩子也利用晚上时间插班复读了。

1997年，集全村之力在舞台西边建起了新教学大楼。这个时期，城镇化浪潮冲击着这个仍然安于春播秋收的小村，一些有条件的家长陆续把孩子送到镇上、县上条件更好的学校，村里的学生越来越少。2009年，由于规模小、教学质量难以保证，村小学被撤并到镇上小学。

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，西段通过升学、参军、外出创业等途径，向外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报家乡，回报生养他们的这片热土。